



语境理论发展述评

成利军

(安阳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 河南 安阳 455000)

[摘要]古今中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语境进行了研究,传统的一元的静态的语境研究逐步发展到了多元的动态的和认知的语境研究阶段。

[关键词]一元语境;静态语境;多元语境;动态语境;认知语境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30(2017)01-0122-06

一、引言

当前语言学界对语境(context)的定义及阐释日趋多元,并且近年来随着国内语境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的不断发展,语境的定义相比于早期,其“概括性、准确性和全面性都有所增强”(李桔元,2008)。从语用学的角度来说,“语境是影响语用主体实现话语理解与表达的语用条件要素”(吴佳娜、吴太平,2006)。从认知科学的角度看,语境“是人们所明白的一系列能感知并推断的事实或假设构成的统一体”(Sperber & Wilson, 1995:39),“是语用者通过经验把有关的具体语境内在化、结构化之后所变成的结构单位和关系”(熊学亮,2001)。韩彩英(2004)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分析了语境的内涵,认为“语境是语言发生发展、存在与变化的条件,一切影响与制约语言的发生发展、存在与变化的因素都属于语境范畴”。语境已经是哲学、人类学、修辞学、应用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翻译学以及人工智能等学科普遍关注的课题,“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语言学研究中的所有问题几乎都跟语境不无关系”(许力生,2006)。

二、国外语境理论的发展

1. 一元的、静态的语境研究阶段

简单地说,语境就是使用语言的环境。古今中外有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语境进行了研究。早在古希腊时期,语境思想就在“逻辑学之父、修辞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和《工具论》中得到最初的萌芽”(周淑萍,2011)。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语境作为一个语言学概念,是德国语言学家 Philipp Wegener 于 1885 年最先提出来的,但其“语境思想在语言学界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朱永生,2005:3)。德国 19 世纪逻辑学家弗雷格(Gottlob Frege)被认为是西方语境理论发展中的里程碑,因为他“真正明确提出以‘语境原则’来把握意义”(彭利元,2008a)。原籍波兰的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第一次系统性地提出语境思想,先后提出了“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Malinowski, 1923)和“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Malinowski, 1935)这一对概念。前者指的是与言语交际活动直接相关的客观环境,后者指的是言语交际参与者所处的文化背景。马氏将语境理论应用到人类学研究和翻译研究中,并构建了初步的语境理论,他因此被称为现代语境论的鼻祖。“在国内众多的研究文献中,只要提到语境论,几乎无不从马氏说起”(彭利元,2008b)。在马林诺夫斯基语境理论的

[收稿日期]2016-11-15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安阳工学院 2015 年度科研基金项目“语境化输入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成利军(1978-),男,安阳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二语习得和英汉对比。



基础上,英国伦敦学派创始人弗斯(Firth, 1957)将语境的研究角度从人类学领域转换到语言学领域,并使之成为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虽然“弗斯从马林诺夫斯基那里吸收了语境的概念,但他们对这一概念的性质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戚雨村, 1990),弗斯赞同马氏的“情景语境”概念,但对“文化语境”概念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文化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有机实体,因此他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情景语境上。

“对于语境理论贡献最大的要数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何伟、赵常玲, 2016)。在继承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斯语境思想的基础之上,韩礼德(Halliday, 1964/1978/1985)于1964年在其著作中提出“语域”(register)这一概念后“不断完善、发展语域理论,到1978年语域理论模式基本形成,……1985年他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语域理论框架”(汪少华, 2000)。韩礼德的语域概念即是我们所说的语境。在其语域理论中,他对语境因素进行了重新划分和界定。他还认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具体表现,而后者则是前者的抽象概括。在韩礼德看来,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在本质上是同一种现象,二者的差别仅在于观察角度的异同或距离的远近。

美国社会语言学家 Hymes (1972) 在 Chomsky 转换生成语法依然盛行的历史背景下提出了“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理论,该理论强调言语交际的得体性(appropriateness),即言语行为须与语境要求相吻合。这使人们重新认识到语境对于语言研究和语言使用的不可或缺性。此外, Hymes 还对语境的构成要素作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语境主要由情景、参与者、文本和语用规约构成。

我们可以发现,上述几位学者的语境观都是一种一元的、静态的语境观,语境被看作是在言语交际发生前业已存在的各种因素的组合,它从言语活动的开始到结束都保持不变。但是语言学界逐渐对这种语境观提出了质疑,因为实际的言语交际过程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

2. 多元的、动态的以及认知的语境研究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言学界逐渐认识到了传统语境观的局限性,并且随着认知语言学的不断发展,动态视角和认知视角逐渐被引入到语境研究中。

关联理论(the relevance theory)的提出者 Sperber & Wilson (1995)突破传统的语境观,提出“认知语境”(cognitive environment)的概念,认为语境是一个“心理建构体”(psychological construct),它由一系列认知假设构成。因此他们主张从认知的角度动态地研究语境。他们还提出了言语交际中的两条原则即“最大关联性”(most relevant)和“最佳关联性”(optimal relevance)。最大关联性是指“话语理解时付出尽可能小的努力而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何自然、冉永平, 1998),最佳关联性则是指“话语理解时对付出有效的努力之后所获得的足够的语境效果”(ibid)。话语理解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地寻求认知假设(或语境假设)与新信息之间最佳关联性的过程。

维索尔伦(Verschuieren, 1999)认为语言的使用其实是“一个不断的语言选择过程,不管这种选择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它出于语言内部的原因还是出于语言外部的原因”。而言语交际者之所以能够对语言做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备有“顺应性”(adaptability)这一特征。基于此,维索尔伦提出了语境关系顺应理论(Contextual Correlates of Adaptability),它是指在言语交际过程中,语言的选择必须和相关语境顺应,顺着交际过程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并且语境也不是在交际发生之前就预先给定的。因此,“Verschuieren 关于语境所持的观点是一种动态语境观。这与关联理论对于语境的理解是一致的”(何自然、于国栋, 1999)。

荷兰语言学家 van Dijk (2008) 严厉批判了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理论“重客观轻主观”的倾向,主张从社会和认知的角度对语境展开跨学科的研究,尤其强调认知的作用。van Dijk 的语境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语境模型”(context model)理论中。他的语境模型是指会话参与者在言语交际中对相关情景所建构的一个心理模式,该模式中有一种特殊的知识装置即 K-装置(K-device),“它不停地激活、构建、更新心理模式,以使交际动态地适应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王梅, 2012)。van Dijk 的语境模型与 Sperber & Wilson 的认知语境观是有差别的,因为后者“虽然认为语境是心理建构,但是只把它描述为一系列的前提,对会话过程与语境的心理表述并没有作说明”(ibid)。

三、国内语境理论的发展

1. 历史渊源

国内有关语境思想的论述同样是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在《论语·宪问》中说道：“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论语·乡党》曰：“孔子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这说明孔子不仅在理论上关注语境，而且在实际的言行中也表现出对语境的重视。但是，“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的这些经典论著和文人学者的论述中，都没有出现语境这个概念，也未有语境的理论和专门讨论，几乎都是随遇而述。”（周淑萍，2011：93）此外，在我国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即训诂学研究中，虽然也是很早就注意到了语境的功能，但是“没有专门研究，也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更没有拈取‘语境’这一概念”（许丕华、吴博富，1992）。

2. 近现代以来语境理论的发展

近代以来，我国汉语语言学界不少学者对语境问题也做过不同程度的研究和论述。20世纪30年代初，陈望道（2014）先生就在其《修辞学发凡》一书中提出修辞要适应“题旨”和“情景”的“题旨情景”说。所谓“题旨”是指写作和说话的目的、内容，“情景”就是写文章或说话时所处的种种具体环境。题旨情景实质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语境。他在该书中还归纳了这种具体语境的构成要素即“六何”：“何故”、“何事”、“何人”、“何地”、“何时”、“何如”。陈望道不但提出了语境的构成因素，还说明了修辞对语境的依赖关系，但是陈先生并没有对语境进行展开讨论。

王德春（1964）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了“使用语言的环境”这一概念，也就是他所说的“言语环境”。他认为语境就是指言语环境，而不是“语言环境”。他认为语境由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构成：客观因素包括“时间、地点、场合和对象”，主观因素包括“身份、职业、思想、修养以及处境、心情”（王德春、陈晨，1989）。王先生这种语境观的“不足之处是忽视了交际意图和交际方式，即‘为何说话以及如何说话’”（朱永生，2005：24）。

石云孙（1983）指出，“分析一个语言形式的运用离不开语言环境”，这种语言环境即语境包括“语言上下文”和“情景上下文”。语言上下文既包括语言内容方面的，也包括语言的语用形式方面的。他的情景上下文“大致指民族的文化传

统、历史背景、风俗习惯、用词惯例、现实情景以及话语前提，等等”。我们可以发现石先生其实将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都归到情景上下文这一范畴中了。

张志公（1992）认为“理解语言和使用语言，都离不开一定的语言环境”，这指出了语境的重要性。他将语境分为“现实的语言语境”、“时代、社会语境”以及“个人语境”。现实的语言语境就是指口头交际中的前言后语和书面语交际中的上下文；我们注意的是这里的“社会语境”指的是社会的性质和特点，而不是指社会环境，这可能是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或者意识形态的影响；个人语境既包括交际双方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生活经验和语言风格等，也包括交际时的心理精神状态。

3. 语境理论发展的新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语境学理论研究方向的变化，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也随之也从传统的一元的静态的语境研究，发展到动态的多元的研究，随后又发展到现在的认知语境研究。越来越多的外语学界学者也加入了语境的研究。

熊学亮（1996）认为传统语境概念的外延过于繁杂，他将语境概念限定为“语言超载信息部分的社会心理依据”，他称之为“认知语境”。这种语境可以帮助交际者理解语言超载信息部分的含义。熊先生的认知语境要素包括情景知识或具体场合（语境一）、语言上下文或工作记忆（语境二）、背景知识或知识结构（语境三）。据此，熊先生提出了“单向语境推导模式”，认为语用者对“语言超载信息”的理解或推导就是按照从语境一到语境二再到语境三这样的顺序以最佳关联性为标准进行选择的。单向语境推导模式其实融合了认知语境观和 Sperber & Wilson 的关联理论。张韧弦、刘乃实（2004）认为该模式充分肯定了（认知）语境在语用推理或言语交际中的重要作用，“并对推理的顺序和语境的选择作了初步的形式化”，但是这种模式的“最大不足在于未能反映认知语境推导的一个重要特点——自动化或习惯化现象”。

胡霞、黄华新（2004）指出，早期的语言学家通常认为语境是在言语交际前业已存在的或者预先给定的，“通常把语境看作一个静止不变的参数”，这种语境观“撇开了语境要素的动态生成和相互关联”。他们认为，语境研究从静态到动态

是研究的深入与扩展。此外,语境的动态研究还引起了人们对认知语境的重视,“认知语境的提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动态语境研究的深化,……弥补了语境的静态研究在认识上的缺陷和片面,更加关注言语交际过程中的交际者在语境中的能动作用”。他们(黄华新、胡霞,2004)还深入探讨了认知语境的建构性,认为认知语境“是一个心理建构体,其与传统语境概念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它具有很强的建构性”。

吕公礼、关志坤(2005)认为语境是“众多跨学科领域所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他们从社会学、语言学、语言哲学、诠释学和人工智能这五大学科角度对语境进行了探讨,指出语境研究应该致力于探究多元语境理论背后差异的内在根据,“并走向统一语境论(a unified theory of context)”。他们认为“统一语境论的基本目标是探寻或揭示差异性背后的共性依据”。

王初明(2006)提出了“补缺假说”概念,认为在二语的理解、习得和使用过程中,如果缺乏目标语的语境知识,母语语境知识就会去“补缺”,进而会生成以母语语境知识为背景的目标语表达式,这种表达式可能是不准确、不得体的。他强调“听说读写”能力的习得一定要在恰当的语境中进行,否则“母语语境知识一定要介入补缺,多年学下来,学到的很可能不是哑巴外语就是汉式外语”。

彭利元(2008c)认为语境的动态性问题虽然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尚无学者就语境动态运动的根源、轨迹做深入的探讨,“语境的整体形态更无人关注”。鉴于此,彭提出了“语境球体假说”。他首先将语境系统分为“语言”、“言语”、“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四个要素,认为语境系统是以语言为内球体,以言语、情景语境、文化语境为外球体的多层次球体形态。在认知的作用下,该球体沿着时间和空间两个不同维度“做滚雪球式的运动”。很明显“语境球体假说”所体现的语境观是动态的和认知的。

荷兰学者 van Dijk(2008,2009)于2008年、2009年出版了两本反映其社会认知语境观的专著 *Discourse and Context* 和 *Society and Discourse*。随后,国内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介绍。

孙佩婕(2012)通过对比分析 Halliday 和 van Dijk 的语境模型,探讨了两者的异同点,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模式“更强调语言自身的系统

性”,将语境看作是“语言系统内的一个组成部分”;而 van Dijk 的语境理论更强调语言与语境的认知属性,尤其是认知心理对交际过程与结果的影响。考虑到 van Dijk 的语境模型包括了“话语参与者的思想观念等文化因素”,他认为 van Dijk 的模型“对相关话语及其意义的解析更为全面”。而刘立华、郭金英(2015)则认为 van Dijk 的语境模式还存在有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他们认为“该理论模式可操作性不强”,因为这个模式对话语生成与理解的解读大多是描述性的或者说是阐释性的。因此,这个理论还“需要大量的实证研究来证明这一模式的可行性”。

从上述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当前的语境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阐述层面”(陈颖,2013),应用研究和实证研究相对不足。另外,如何把语境研究的成果应用于外语教学也是我国学者面临的一大难题。

4. 语境理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

廖传凤(2000)认为“教师应将学生置于有交际的语境里,使他们学会在不同的语境中运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这就是他的“语境教学法”。他认为“语境教学法变传统的‘传授-接受’教学模式为‘输入-内化-输出’教学模式,有利于培养学生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正确和得体交际的能力”。

徐玉臣(2001)认为语境缺乏是学生阅读理解困难的根源,提出“语境化是外语教学中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语篇的策略之一”,教师应该引导学生输入“相关社会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以帮助他们理解话语。

陆巧玲(2001)认为语境在词汇教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语境化词汇教学是学生习得词汇的主要途径。她认为教师不仅应该在语境中教授词汇,还应该教会学生在语境中学习词汇。她将语境分为“教学语境”和“自然语境”:前者指的是“专为教授目标字词设计的句段”,后者则是指“包含有目标字词文字材料的自然句段”。她同时提醒语境化词汇教学要循序渐进地进行,且要注意平衡教学语境和自然语境教学两者之间的量度。

朱晓申、余樟亚(2010)认为“我国现阶段大学英语教学有脱离语境的现实问题”,这影响了大学生英语认知能力和交际能力的发展。提倡“在我国高校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课堂里对英

语语言进行语境化教学”,并提出了“大学英语语境化教学模型”。该模型包含了语境化教学的框架、内容、原则和方法。

陈颖(2013)从“语境效度”(context validity)这一角度出发,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证了独立写作中语境特征量对写作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语境特征量对写作质量产生显著影响,语境特征量的增加能显著提高写作质量”,也就是说在写作任务中为学生提供充足的语境特征量有利于他们更好地发挥写作水平。

四、结语

展望当代语境研究的发展趋势,周淑萍(2011)从三个方面做了探讨:“结合认知科学成果的研究将继续深化”,“跨学科的特性将得到进一步体现”,“走学科整合的路径将成为必然”。汪徽、张辉(2014)也持类似观点,认为语境研究具有跨学科性,“特别是与认知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是语境研究的必然趋势”。笔者认为,语境研究与人工智能、人机对话、机器翻译相结合的研究将成为极具发展潜力和应用价值的研究方向。

虽然我国众多学者对语境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角、跨学科的探索研究,但其研究多“偏向于分散的讨论,缺乏系统性,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比不上西方语言学界”(朱永生,2005:25)。英语学界的语境研究过于侧重理论上的阐释,有些甚至是为了研究而研究,忽视了理论研究的重要目的就在于其教学价值和应用价值,尤其是考虑到英语在我国是一门外语这一情况;而汉语学界则不重视将英语的语境研究成果应用到汉语的语境研究当中。这是我国语境研究最大的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 [1]陈望道. 修辞学发凡[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 [2]陈颖. 独立写作中语境特征量对写作质量的影响[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36(2):54-58.
- [3]韩彩英. 语境本质论[J].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26(5):43.
- [4]何伟,赵常玲. 从功能语境看译者的选择——兼评萧红小说《手》的两个英译本[J]. 外语教学,2016,37(1):99.
- [5]何自然,冉永平. 关联理论——认知语用学基础[J]. 现代外语,1998,(3):96.

- [6]何自然,于国栋. 《语用学的理解》——Verschueren的新作评介[J]. 现代外语,1999,(4):432.
- [7]胡霞,黄华新. 语境研究的嬗变[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8(2):104-107.
- [8]黄华新,胡霞. 认知语境的建构性探讨[J]. 现代外语,2004,27(3):248-254.
- [9]李桔元. 语境的多维研究——国内语境研究十年发展综述[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2):178.
- [10]廖传凤. 语境与语境教学法[J]. 外语界,2000,(4):33-37.
- [11]刘利华,郭金英. van Dijk 语境研究的社会认知视角[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4(4):131-136.
- [12]陆巧玲. 词汇教学中的语境问题[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6):32-34.
- [13]吕公礼,关志坤. 跨学科视域中的统一语境论[J]. 外语学刊,2005,(2):1-13.
- [14]彭利元. 言内语境研究述评[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a,13(1):147.
- [15]彭利元. 走出扶手椅,迈向田野——马林诺夫斯基语境论发展评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b,(9):55.
- [16]彭利元. 语境球体假说[J]. 外语教学,2008c,29(6):23-27.
- [17]戚雨村. 弗斯和伦敦语言学派——纪念弗斯诞辰一百周年[J]. 外国语,1990,(5):6.
- [18]孙佩婕. Halliday 与 van Dijk 语境模式对比研究[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3):278-282.
- [19]王初明. 从补缺假说看外语听说读写[J]. 外语学刊,2006,(1):79-84.
- [20]王德春. 使用语言的环境[J]. 学术研究,1964,(5).
- [21]王德春,陈晨. 语境学[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
- [22]石云孙. 论语境[J]. 安庆师院学报,1983,(2).
- [23]王梅. 《话语与语境:从社会认知入手》介绍[J]. 当代语言学,2012,14(3):317-319.
- [24]汪徽,张辉. van Dijk 的多学科语境理论述评[J]. 外国语,2014,37(2):78-84.
- [25]汪少华. 语域理论新探[J]. 山东外语教学,2000,(2):6.
- [26]吴佳娜,吴太平. 语境:一种科学阐释的尝试[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9(2):125.
- [27]熊学亮. 认知语用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115.
- [28]熊学亮. 单向语境推导初探(上)[J]. 现代外语,

- 1996, (2):1-4.
- [29]徐玉臣. 阅读教学中的语境化策略[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3):17-18.
- [30]许力生. 语言学研究的语境理论构建[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6(4):158.
- [31]许丕华,吴博富. 试论汉语语境的基本功能[A]. 西楨光正. 语境研究论文集[C].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208.
- [32]张韧弦,刘乃实. 语境推导模式的“单向”到“整合”——兼评熊学亮的单向语境推导模式[J]. 现代外语,2004,27(4):419-423.
- [33]张志公. 语义与语言环境[A]. 西楨光正. 语境研究论文集[C]. 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239-245.
- [34]周淑萍. 当代语境研究的发展趋向[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1,5(5):92-97.
- [35]朱晓申,余樟亚. 大学英语语境化教学研究[J]. 外语界,2010,(4):50-56.
- [36]朱永生. 语境动态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37]Firth, J. R. Papers in Linguistics(1934-195)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 [38]Halliday, M. A. K., A. McIntosh. & P. Strevens.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M]. London: The English Language Book Society and Longman Group Ltd, 1964.
- [39]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8.
- [40]Halliday, M. A. K. & R. Hasan. Langue, Context and Text [M]. Geelong, Vic.: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1985.
- [41]Hymes, D.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 In J. Pride & J. Holmes (Eds.). ? Sociolinguistics? [C].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269-293.
- [42]Malinowski, B.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In C. K. Ogden, & I. A. Richards (E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San Diego, New York, and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ich Inc., 1923:305-306.
- [43]Malinowski, B. 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M]. Vol. 2, London: Routledge, 1935:58.
- [44]Sperber, D. & D. Wilson.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Blackwell, 1995.
- [45]van Dijk, T. A.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46]van Dijk, T. A. Society and Discourse: How social contexts influence text and talk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47]Verschuere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London and New York: Arnold, 1999:55-56.

[责任编辑:邦显]